

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忽忆君。”这不，这几天老是念叨到大前辈杞老了。

铭恩说师尊

(一)

杞老是人们对朱杞瞻先生的尊称。我初识杞老是一九六二年，杞老一行人从雁荡山写生转道温州返沪。方介堪老师对我说，上海来了中国国画的老朋友，是你的老乡，一起去见见吧。画家们住在当时松台山麓下最洋气、高级的华侨饭店。初次见到杞老，就让我很惊艳，只见七十岁的他，鹤发童颜，身材不高，但腰背硬朗，虽然执著手杖，身板却挺直。他精神矍铄，头戴一顶乌黑的平顶帽，面部白里泛红，下颌是修整一刷的“V”形短银须，那脸庞就宛如端砚、宣纸和玉荀笔的绝配组合，令我想起王维那“前身应画师”的妙句。杞老说一口太仓沪语，对站在他面前穿一身海军士兵装的我，缓慢而温馨地回寒嘘暖，恬静慈祥，活像在我贫困童年里，时常给我粽子糖吃的邻家阿爷。

有缘总能再相会。十八年后，再见杞老，我已是他小近五十岁的画院“同事”，时有问候，春节也必趁他府上拜年小坐。一次，他从橱里取出了一张黑白照片，说：“帽子上有小辫子的阿是依？”这可是当初在温州时的合影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端详再三，心头惊喜。“小辫子”指的是海军士兵装的两根飘带，杞老的幽默表述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一九八四年，上级领导“点秋香”，要我任副院长，我坚辞。领导拍了桌子，说：“共产党员为党做事不应该？”我说：“搞创作也是为党工作。”一番僵持后，我要求三条：一，还是创作员身份；二，不管行政任务、不签字；三，要保证有半天的创作时间。领导居然同意了。就此，我的身份在“同事”上，又添了个“公仆”。也许是当兵出身，急性子，风风火火讲痛快。所以，画院的老画师们，乃至至于师母们，那些行政上不归我管的事情也都喜欢找我。记得上任之初，就是要解决几位老画师的住房问题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。如杞老当时已年近九旬，“文革”前独门独户，后来楼下被占，单上下走动就非易事。隔三差五，我硬着头皮找市府秘书长万学远，他很理解支持我，历经艰辛，杞老终于重新拥有了休憩和会客的小厅，有了静心作画的画室。

杞老和师母对我很信任，但也很少有事主动来打搅我。八十年代中，王个簃先生光荣入党，成了上海滩一时的新闻。我时值去问候杞老，我觉得师母有话要讲，但欲言又止。我问师母，有啥困难，尽管吩咐。师母说：“依晓得伐，有报纸登了消息，说是老先生入党了，有些朋友都打电话来祝贺。这如何是好？”我没见到这篇新闻报道，但看来是“王”冠“朱”戴了。怎么办？我也就单刀直入，问杞老，“依阿有入党的意愿？”杞老像早有思考地回答我：“有咯。”回到画院，我立即向书记汇报了这件事，并传达了杞老的心愿。之后，德艺双馨的杞老，以百岁高龄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这可是党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，被社会上上传为美谈。

杞老宅心仁厚，爱国正直。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，他期待中华民族能摆脱内战，国富民强，为明其心志，以沪语谐音，取了一个名号“起哉”。这“起哉”两字，确实有着太多的寄托和期待。

(二)

杞老仁慈，却是有原则讲风骨的

崇明岛把长江水道隔为南、北两支，1958年崇明从江苏划归上海，长江北支航道成为沪苏省界。故乡的青龙港位于北支航道入口北岸，江苏海门三厂镇南的青龙河口。青龙河曾是泥沙淤积出的日盛沙和永埠沙间的水道，因两侧青色芦苇蜿蜒、宛若青龙而得名。嘉庆十一年（1806）青龙港成为海门境内长江第一渡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与上海通航，到十六铺航程103公里。抗战前夕上海轮船公司该航线客轮有11艘。

童年，我住在黄浦江畔老城厢的石库门弄堂里，祖父母闲来聊起海门人事风物，流露出对故乡河流港埠的追念，令人油然想起《诗经》中所说的“蒹葭苍苍”“道阻且长”。祖父从民国起在长江客货轮当水员，数十年间对长江、对青龙港的感触，就如对孙儿一样熟稔。那时我不明白，从十六铺出发往青龙港的江申轮为何等到深夜12点才开船，祖父说：因为潮汐——半夜开船，数十公里黄浦江水路，可随江水退潮出港；而返程客轮一定是上午出发，到吴淞口正逢午涨黄浦江涨潮，可随潮入港。这是人们把握自然规律后，借助潮汐力量的百年经验。但不知祖父是否曾预见见到：也正是随潮汐涌动的泥沙，逐渐湮没了青龙港——他亲历过一次意外的淤积事故就发生在此。

那是1962年冬春之交，上海长江航运局客货船新庆轮（额定载货1371吨、客2073位）往返上海至青龙港，祖父任引水员、代大副。2月20日夜，船靠青龙港码头时船头向西（对着上游），半夜调整泊位重新靠泊时，船头变为向东，此时正逢落潮。在装载大豆棉花等货物后，测得吃水深度（船体入水面以下的高度）为前3.0米，

仁者杞老

韩天衡

人。“文革”中屡遭批斗，却从未揭批诬陷别人。曾记得，我在整理要销毁的材料时，曾读到过一本批斗程十发先生的会议记录册。杞老发言被记录下来的文字是：“他有才，可惜了。”在压力山大时，他不随波逐流说的这六个字，实事求是，绵软平淡中自有千钧的力量和柔而不折的人格，虽于事无补，但至今还让我感动、敬重。

杞老为人厚道，总记住别人对他的好。你给他一分，他必回报你十分。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整个上海滩水果不多，大于碗钵的石榴更是罕见之物。一次，中秋时分，学生自山东送了我几枚，红艳夺目，我也觉得稀奇可爱，就给杞老送去了。杞老及师母也啧啧称奇，说是难得一见，讨人喜欢。谁知，在之后去问候杞老时，师母取出了一张杞老精心绘制的石榴图赠送给我。三个不值钱的石榴，“换”来了可买一车石榴的珍贵图画，喜出望外啊。

温良谦让，是杞老一贯的美德，他对名利地位很淡泊，更不会计较。记得一九八四年，为举办画展，在姓名排列顺序上颇费思量。按姓氏笔画顺序，似有不公；按名声大小，更易滋生事端。我提出了以长幼为序的方案，通过了。然而，个别征求了些意见，有些不同的声音。又倾听杞老的态度，素来与世无争的杞老说，把自己排第二“蛮好，蛮好”。

一九九四年的寒冬，上海市政协为杞老举办了盛大的百岁画展。出席了上午画展的杞老真是了得，“年老身健不肯作神仙”，晚上还出席政协举办的百岁贺宴。那天正是寒潮来袭，夜晚我单在政协高楼的门外，静候着杞老、师母的到来。那高墙刮下来的朔风，像冰刀一样地打脸刺骨，这可是平时很少品尝过的滋味。杞老车到，我迅捷地挽护着他，登台阶，巡展。从下车到进入室内，虽只二三分钟，想来杞老也领教到了那天冰天冻的寒意。晚宴宾客满堂，一片温馨，我还特意将一方预先刻好的“九十年代百岁老人”的大印送到了杞老的手上。忙完晚宴的事，我踩着自行车回家，进屋不久，电话铃响。拿起话筒，对面传来的居然是杞老的声音，很缓慢而亲切地说了几句谢我的话。其实这原话，当时就没听清楚，至少没记住。我记住的是：我好幸运，居然接到了一位百岁寿翁打来的电话。自付，天下几人有这等的机遇和福分呢，我遇上了，我拥有了。

(三)

杞老仁者寿。一次，几位老前辈聚在一起，话题转到了养生健体上。大家都羡慕杞老，谢稚柳老师说：“其他都好‘狠’，就是这身体，可不是‘狠’得起来的。”程十发先生的夫人问朱师母：“阿有啥诀窍？”朱师母说：“老先生就好在听话，叫他吃两块饼干，他就吃两块，叫他吃一块饼干，他就吃一块。”我忍不住开口：“关键是朱师母照顾得好，又年轻，能服侍周到。”此话一出，程师母朝我就

翻了白眼，说：“依迭个啥闲话！”我才知道失言了，因为程师母比程先生还大一岁呢。据我所知，杞老并无特别的养生秘方，心态平和地研墨泼彩，挥写丹青，应是他散步之外，“哇”日复一日的最好养生方式。杞老曾留学扶桑，学习西画，衰年则专攻国画，尤善山水，他那万岁枯藤般的运笔，七彩纷呈的敷色，奇正相生的构图，营造出濯古来新、生面别开的独特风貌。那老到辛辣，那淳穆拙厚，那浑然而天成的绚烂斑斓、率真烂漫的大写意手段，一如其人、境由心造，无不与他的品格是相表里的。而今，杞老的假画充斥市场，然而，那些作品与杞老之作有“热闹”与“门道”的云泥之别，后者透过“大写意”的表象，那雄恣自由到不衫不履的背后，有着恬淡、洞穆、厚朴、深沉的内质。杞老有句口头禅，每听到表彰他画得好，他总是以“瞎塌塌”三个字自谦。而那些伪作，才真是属于“瞎塌塌”的无趣的涂抹。

如果说做人，杞老仁厚平和。而一旦画笔在握，有时却像蓦然换了个人似的激越亢奋。八十年代末，画院二十多位画师在衡山宾馆举行公益笔会，杞老年长，老画师们都恭请杞老开笔。谦让不得，杞老搁下手杖，握

笔会

左：香祖
右：珠玑盈箩
(国画)
朱杞瞻



百年潮落青龙港

陆晨虹

驳送，以致肇事失时”。《海门日报》曾统计1950年前后因航道不畅而关闭的北岸港口就有七处：其中有开港于1908年的该县最大货运港口季季港，开港于1925年的县内最大客运码头圩角港——这是张骞创办的大生轮船公司轮埠。1972年上海到青龙港、启东航线因北支航道水浅停航，经疏浚后才得以恢复。淤积事故后的30年间，汹涌而下的泥沙使长江口南支主航道也只能维持7米水深，海轮需候潮进港；长江口淤积出“九段沙”，后发展成岛屿和自然保护区；芦潮港沿线借助长江泥沙之力促淤、形成今日南汇泥沙滩埋！老船长说：船方处置偏颇，“若开机后船不动，不是反复转舵，而是先测水深，就不会折断舵杆。”技术员说：舵杆系1921年人工土法打成的地条钢，“这是废料！”专家说“船头如果对潮水来的方向停泊，那么潮水带来的泥沙堆埋船头部位，就不容易对动力机械集中的船尾造成损伤。”船厂则庆幸：“幸亏新庆轮是平底船，否则恐怕就不那么容易拖出来了。”

而长江水下一夜涨沙数米，让大家对港口的未来忧心。19世纪以来因长江上游泥沙流失加剧，下游不断形成飘忽不定的沙洲，青龙港受其影响，港埠曾5次北移。1915年的海门地方志记载青龙港“河道易淤，旋开旋塞，大三生工厂之微科运机，非候大汛不能

引发军事和外交冲突，7月30日深夜，被扣留的紫石英号利用台风登陆的机会逃遁——先关闭灯光，尾随或并行于长江干线第一艘复航的客货班轮“江陵解放号”来掩护自己；再以轮机熄火静默、借助退潮顺水而下之策，悄无声息地躲过江阴要塞；最后为避开封锁崇明岛南侧长江主航道的第三野战军炮兵，紫石英号借着台风引发的高潮位、选择巨舰本来无法通航的长江北支航道逃入东海……

2008年夏，我行驶苏通大桥重返青龙港。萧索的雨后，废弃的候船大厅、饭馆、汽车站旧址建筑，宛若高昌古城般保留着繁华的印记，空无一人的客运码头大门上方依稀可辨红色油漆书写的黑体字：“6元到上海，欢迎乘坐江申轮……”青龙港的衰落，除了公路运输发展因素，更是世纪之交长江北支航道淤浅加剧的直接结果。崇明本土作家秦焱熊撰文忆往：1970年代，海门青龙港到崇明牛棚港的轮渡“虽然标有航班的时间，但实际上从未准时开过船，开船时间要依据潮水的涨落而定……即在涨潮时分，暗沙也离水面无几，船只根本没法航行，需要绕上一个很大的S形弯道。”1999年4月5日，江申118轮开航离港的汽笛宣告青龙港百年长江客运停航，三年后的秋天，到崇明的轮渡线也因

人的一样。”杞老达观，作画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、快乐，一辈子沉浸在其中。我总觉得他的“心理年龄”出奇地年轻。记得在他一百零三岁时，虹口区为他创建“朱杞瞻艺术馆”。他捐献了自己的佳作一百件。在整理作品时，找出了一叠宝贵的丈二匹旧宣纸。有人说：“这么好的旧纸，杞老你应该抓紧画掉它。”他笃定而风趣地回答：“不急，让我画得好点了再用。”

一百零四岁的秋天，杞老病了。我和司机立即将他送进了华东医院。在医院里，治疗之余，他不时叫师母给他钢笔和白纸，过过瘾。我曾拜读过他病榻上的习作。我也会常常去探望他，从师母和医师处了解到杞老病况逐渐好转，情形令人兴奋。杞老在医院里待了九个月。一九九六年的四月十九日，师母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：“老先生病好了，院方说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”我随即安排了司机的接送。可是在翌日的凌晨，我被电话铃声惊醒，是师母打来的，说“老先生走了”。我险也没洗，就踩着自行车赶往医院，一路上我老嘀咕：讲好今天出院的好事，怎的就风云骤变，成了丧事了呢？！

杞老安详若睡地平躺在床上。我对师母说，去找医生交涉。师母说：“就不必了。”事已如此，悲哀事宜速战速决，我就呼来了平板推车，神情肃穆地将杞老抱起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手臂上的杞老，身长二尺上下，体重是不超过五十斤的。我不由地浮想起，三年前，也在这所医院，唐云先生谢世时，是我叫来两个护工，才将他二百三十来斤的身躯，移到相同的平板推车上。身重如药翁，体轻若杞老，画坛巨匠在告别人世的时候，也给人以不寻常的印象。我拉着平板推车，向杞老作最后的告慰：体轻很好，驾鹤西去，也许会更早些抵达天堂！

(四)

古往今来，杞老应该是一流书画家里最长寿的一位，也是上海乃至时代之幸。一次，香港名医到杞老府上拜谒他，还随身带了体检的设备。检查后医生惊讶地说：“奇迹啊奇迹，百岁老人的心脏，居然跟四十岁健康

近读录

「记一忘三」及其他

王培军

不久前读商务印书馆校本沈家本的《日南随笔》，见其卷六“宋荔裳诗”条云：“‘聪明今渐衰，记一或遗九’，宋荔裳句。人到五旬后，多半若此。”起了些许的感触，固然我读书还不至于“记一遗九”，但是此语之能道出人生的实情，则确是可称许的。荔裳为宋琬句，此诗见《安雅堂诗》卷一《舟中遣怀》。只是此语亦有所本，沈氏却未加指出，不妨一说。

按，黄庭坚《用“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”为韵寄李季章德叟》云：“少时诵诗书，贯穿数万字。迩来窥陈编，记一忘三二。”青神注：“柳子厚《寄许京兆书》云：‘往时读书，自以不至抵滞，今皆茫然不复省录。每读古人一传，数纸以后，则再三伸卷，复观姓氏，旋又废失。’山谷盖用此意。欧阳文忠《钱颖读书》：‘寻前顾后失，得一念十忘。’”（见《山谷外集诗注》卷三）也就是说，至少在宋代，已有山谷之句，先于荔裳而发了。

不仅如此，我最近读《杜诗镜铉》，还发现这一意思，在杜诗里也有过了，只是说读书事，而是说相识之人的。从这也可见杜诗的笔触之广，无所不包。《杜诗镜铉》卷三《送率府程录事还乡》云：“鄙夫行衰谢，抱病昏忘集。常时往还人，记一不识十。”山谷的句子，其究竟之所本，实在于此。山谷于杜诗之熟，是我们所不能望的，其下笔之际，自觉不自觉地而杜诗之意奔赴其腕底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山谷外集的注，是史容做的，比起任渊似乎不及；假使是任渊之注，必不致有此“眉睫之失”。欧诗“得一念十忘”，“念”字一作“而”；其从杜诗脱出，也是不必说的（今人的欧集注本，于此亦失注）。

《日南随笔》卷六“诗用党字”条又云：“沧溟‘列嶂青天’”（按，此句原标点把沧溟二字标入引号内，大误；整理者盖不知沧溟为李攀龙也。此书之低级错特多，甚为可惜），奇语也。王西樵《榕光》：“豁然临八极，青天信无党。”翻用李语，亦奇。”按，李句见《沧溟集》卷六《章行人使澎湖》。但是，李攀龙的这句诗，虽为沈家本所欣赏，却不是创辟语。因为，为李攀龙所看不上北宋人苏舜钦，早已写过此意了。苏的《太行道》诗夸张太行之高云：“行行大道，……左右无底壑，前后至顽石。高者欲作天朋党，深者疑断地血脉。”（沈文倬校本《苏舜钦集》卷一）宋人喜结朋党，欧阳修且作有名的《朋党论》，所以苏修称用“天朋党”三个字，是并不费力，就能想得到的。王西樵《士樵》的诗，收于《考功集选》卷四（见《丛书集成三编》第四三册）；《考功集选》为其弟士慎所选，此五字加了圈，自也是被作佳句的。

无论如何，作诗时想写点“新鲜意思”，古之所谓“未经人道语”，也实在是不易！以上二事，足见一斑。附笔一提，去年作家李娟出了本新书，书名就叫《记一忘三二》，正用的是山谷诗。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